



xiaohongmacongshu

李建 著

qingchundeyouhuo

青春的诱惑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青春

卷

青春的诱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李建 著

qingchun de youte
青春
的诱惑

青春 的诱惑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的诱惑/李建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1

ISBN 7-80171-218-8

I. 青…

II. 李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6613 号

青春的诱惑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.875 字数 381 千字 插页 2

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8000 册

ISBN 7-80171-218-8/I·165

定价:2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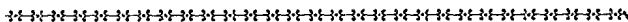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目 录

冷情	(1)
所有的审判都是审判	(48)
青春的诱惑	(78)
海市蜃楼	(159)
少女的沙漠	(243)
上帝的继承人	(304)
致命的情人	(326)
超越情感	(401)



冷 情

围着那两张桌子，他们坐成了一个三角形。片警张扬坐在刘一苇的对面，少女则坐在他们的旁边。不管怎么说，但还是太像圆桌会议了。刘一苇不习惯这样。在队里的时候，他总是和记录员并排而坐，一开始就有一种一致对外的心境。

“那是几点钟？”

“9点，我想。”

那么说就是9点钟了。晚上9点钟那条路就杳无人行了吗？这一苇看了她一眼。衣装很时髦，但并不算很漂亮。

“他们一共是几个人？”

“我想是两个。一前一后，一共两个人。”

说完她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，停了片刻才又忽然低下头去。

“看上去像是什么人？”

“好像是郊区的。”

“多大岁数？”

“都是年轻的。20左右，我想。”

看来是口头儿语。白月的父亲也有一句口头儿语：总的来说。

“你吃饭了吗？总的来说，我们也刚开始吃。你要是没吃就别客气，总的来说，就一块儿吃点儿。”

纯粹的口头儿语，没有任何的特定意义。可这是案情记录。

“你能肯定就是两个人吗？还是你现在觉得好像是两个人？”刘一苇看着她的脸问。



“肯定是两个人，我想。”

“你想？”

这一回，刘一苇盯住了她的眼睛。一对很黑的眼睛。

她的脸红了：

“不是我想。肯定是两个人。”

“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他们的？”

“最后，直到他们从后面抱住我。……那时候天已经挺黑的了，又没有路灯。”

天挺黑的，还没有路灯。出事的地方离这里并不太远。他们想把她扳倒在地上。屋角的那张板床很干净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。今后的几个月里那将是他的家当。除了这两张桌子，那是屋里惟一的家具了。“原来我这儿还有个文件柜，会计不够用，经费又紧点儿，给他们了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张所长一脸歉意的微笑，好像把该给刘一苇的东西送给了别人。他调走了，回广西老家了。他老婆要和他离婚。窗外的层云正在升起来，一会儿可能会下雨。他该接这个案子吗？

刘一苇在纸上很快勾了两笔，按照她的证词画出了现场的草图。这当然不是他梦寐以求的那种大案子，但至少也还是桩刑事案件。应该接下来，而且尽量办得漂亮。现在可是个关键的时刻。不，他才不在乎什么提拔呢，他也不在乎什么科级处级的乱七八糟待遇，但他在乎那个职位，在乎那个职位带来的机会。他是一个天生的刑警，生来就是要办那些大案难案的，可是自从干掉了那个插管团伙后，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接到一个像样的案子了。难道上天真的就再也不给他机会了吗？

一个真正的刑警是不能没有大案造就的。他需要一个新鲜的复杂的庞大的案件，一个能让他施展全部才华、展示全部智慧的案件，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得到这个机会的。但他也知道，那



是将来，目前他只能耐心等待，只能办一些诸如这个少女的这类小案件。这两件，不论多小的案件他都处理得十分慎重，而且大多都非常成功。他相信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上天会对他另眼相看的。人们都说：“心诚则灵。”但愿上天有眼吧。

他把那个草图递给少女：

“是不是这样？”

少女仔细地看了看。

“差不多。就是这样。”

刘一苇点了点头，把草图又拿了回来。

“你接着说。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他们就抱住了我。”

“嗯。”

少女看了他一眼，语气有点儿不太情愿。

“他们……想把我按到地上。”

那很容易。两个如饥似渴的男人对一个纤弱的少女。

“我就使劲挣，使劲喊。”

刘一苇向她看了一眼：

“你喊了？”

“喊了，可是没人听见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推开了一个，一脚就把他踢倒了。另一个又上来抱住我，我使劲一扭就把他甩开了，趁他没反应过来，我赶快就跑了。”

刘一苇转过脸来扫了她一眼。

身手敏捷。真看不出。可是，怎么会那么容易呢？

“你慢慢说，说得具体一点儿。”

也许是他的眼神鼓励了她，少女显得放松了些，话也流畅了



起来。

“一开始我就觉得好像有人跟着我，我就快走。走着走着前面出来一个人，越躲他越过来，抱住我就亲，亲了还笑。”

少女说着，自己也笑了。

刘一苇觉得有点意外：难道是什么高兴的事吗？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报案人。但他什么也没说。

少女又继续说下去。

“我说你干什么，转身就走……”

“他松开你了？”

“你亲了我一下就又松开了，我甩开他转身就走，他又上来从后面抱住我，想再亲我一下，没亲着，我一回身，照着他的肚子就踢了一脚，撒腿赶快跑。这个时候另外的那个人才上来拦住我。”

原来并不是一起上的。显然不是老手。二对一的机会都让他们丢了。而且抱住她之后并没有治服就又松开了手。天生挨揍的命。活该。不过，这么纤弱的姑娘，就是一对一也不容易躲过去吧？

“第二个人是从前边出来的还是后边？”

“前边，我想。”少女略想了一下，“不过也可能是我和那个人打的时候，他从后边绕过去的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我一直觉得后边有人跟着我，我一直往后看，后来也没有人出来。可能就是他。”

怪事，从后边绕过去却不上去帮忙。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协议吗？要一个一个来？也许真是一帮惯犯，干得多了便胆大包天，结果小河沟里翻了船。要是那样，这个案子可真值得一干。“要讲办案，几个区的刑警队长都算上，你是最好的。”连局



长都这么说了。可还是让他当了静山派出所的代理所长。“刑警大队缺一个副队长。可是现在提拔干部都要求有片警的工作经验。静山小区治安情况一直不太好,最近案子挺多,你就去那儿吧,争取发挥所长,干出个样儿来。”

他的“所长”就是刑侦,如果到任第二天就碰上了刑事案件,那可真是上天有眼了,不然他还真不知道在派出所怎么“干出个样来”呢。

“那么晚了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?”

“我回家。”

“回家怎么走那儿?你天天从那条路回家吗?”

“天天从那儿走。”

该不是让人摸到规律了吧?

“你们也真是,20岁的姑娘,大晚上的,怎么就非一个人到那儿去抄近道?就不知道那地方不安全?”

少女脸红了,头微低了下去:

“我们家就住在那儿。”

“你不说那是个工地吗?”刘一苇看着她问,“你们家住在工地里?”

“那是个拆迁工地,”对面做记录的张扬给他解释,“大部分都搬走了,还剩下11户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搬,她家是其中之一。”

钉子户。海中的孤岛。最麻烦的是他们,最容易出事的也是他们。真是自找。

“你们怎么还不搬啊?”

“我爷爷不愿意搬。”

“是不是嫌给的房子少?”

“我们家是私房,院子里有两棵银杏树,都长了几百年了,是



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……我爷爷不愿意走。”

“老头还想要一个小院儿，想把那两棵树挪过去，另外再要一套两居室和一个独单元，给他儿子和孙女儿。不答应就不搬。”张扬又向刘一苇解释了几句，脸上带着一点儿冷嘲。

“树的事恐怕还得经过园林局吧？”刘一苇问。

“树的事没问题，就是小院儿没地方找去。人家拆迁公司也没这么多房啊。”

拆迁公司？……什么拆迁公司？！……不会吧？

“哪个公司搞的拆迁？”

“天王星建筑集团。”

刘一苇一愣，不觉脱口而出：

“他们不是在太平区搞住宅楼吗？”

“对，这儿的拆迁户就是往那儿搬。”张扬对他奉承地一笑：“您对他们的情况还挺了解的啊？”

要真了解就好了。

这真是他妈的“人算不如天算”！

刘一苇一言不发地皱起了眉头。现在怎么办？退出去还来得及吗？

窗外的层云已经升起来了，一会儿肯定要下雨。

长长的无漆球竿，笔直的一条线，一只眼睛瞄了又瞄，球竿来回拉动。如果这一枪击中了，就铁了心干到底，再不回头。……或者，应该正好相反吧？击中就去找局长，就说，静山小区我不合适……？球竿的顶端，他的白球静静地躺在绿呢球台上，依旧纹丝不动。

刘一苇瞄了半天，终于没有击出这一竿。他伸直了腰，甩了甩有些发僵的右手。



他很少打台球，而这个球的角度又很刁，击球入袋的可能性小而又小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一盘他还是应该打到底，而且最好在白月到来之前打完它。

他又俯下身去拉开了球竿。

白球的对面是一个红球。也许有一点儿象征意义。红色意味着什么呢？是停止前进还是大吉大利？……总该不会是得分最低的表示吧？

红球好像颤动了起来，渐渐变大，又渐渐变得有些模糊。慢慢地，球的背后便现出了白月俏皮的脸来。动人，绝无二话。

刘一苇轻轻地击了一下，白球便向前滚动起来，在红球上面清脆地一碰，红球就被笔直地撞进了网袋。

进了，得分。

不过他刚才许的是哪一个愿呢？刘一苇记不清了。

他看看球台，自嘲地一笑，又拿起了球竿。算了，不想它了，干脆好好打一局，就像上次追捕那个拔管团伙一样，把它们全都一网打尽。

他随便瞄了瞄，非常果断地连打了四五竿，结果只是一阵噼啪乱响，一个球也没进去。

就在这时，白月微笑着推门进来了，小花的白衬衫系在黑黑的高腰裤里。

修长。一个鲜明美妙的第一印象。

“战果怎么样？”

刘一苇笑了笑，眼睛仍然看着她的腰部：

“不怎么样。”

白月看看球台，也拿起了一根球竿。

“我给你打两个。”

拉开竿来略略一瞄，稳稳地一击，啪的一声，球进了。再来



一次,又是一声脆响,球又进了。

干净,利落,果断。球如其人。

“你还真行。”刘一苇不太在意地说。

白月笑了笑:

“老打呗。下雨天什么的没人来,就我们自己。到我们办公室坐会儿去吧?”

“不去了。”

“那就在这儿坐会儿吧。这儿还没装修完,没开。”

他们打开两把折椅,在窗前坐下,白月把两个藏在球台下面的易拉罐拿出来,拉开口儿,放在窗台上。

“喝水吧。你说你要去哪儿?”

“让我去静山派出所。”

“怎么又让你去派出所?是所长吗?”

“代理的。”

“不让你干刑侦了?是机关精简还是准备提拔?”

白月一下就想到了提拔,这倒让刘一苇有些意外了。

“谁知道。”刘一苇喝了一口水,忍不住还是说了出来,“局长倒是跟我说了一句,说刑警大队准备提个副大队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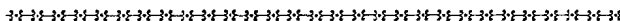
白月笑了:

“那就是要提拔,先让你下去锻炼一下。我们这儿也是这样。”

“谁知道怎么着呢。也许就是加强基层。”刘一苇也笑了一下,笑得有点儿勉强,“你弟弟现在干什么呢?”

“快一个星期没见着他了。反正还是拆房子盖房子那些事呗。上次来说好像干得还不错。”白月说着,不觉面露喜色。

“他是不是弄了一个拆迁队儿啊?”刘一苇小心地问,尽量显得漫不经心。



“承包的，归天王星建筑集团管。”

果然。这回还真是麻烦。

“怎么了？”白月看了他一眼，“你怎么想起问他来了？”

“他们是不是在静山小区搞拆迁呢？”

“好像是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”白月想了一下，“也可能是在太平桥。”

那就是他们了。两个地方是一回事儿。这回可真难办了。

“他们那儿没事吧？”白月心怀疑虑地看了看他的脸，“你怎么想起问他来了？”

“没事儿。”刘一苇说，“白伟他们拆迁的那个地方正好归我去的那个派出所管。”

“是吗？”白月放心了，一下就笑了出来，“那正好。有什么事你还可以关照着点儿他。”

关照。看怎么说了。喝了半天才觉出来喝的是可乐。太甜，还像是过期的。

刘一苇把可乐放在了窗台上。

“我还真想换个地方，都在一块儿，干什么都不方便。”

“那有什么不方便的。该说你就说。多提醒着点儿也省得他出事。”白月看看他，几乎是欣慰地笑了笑，“白伟从小就胆儿大，什么都敢干。不过要胆儿太小了，也折腾不出这些事儿来，现在说不定还给人家当小工儿呢。”

是啊，现在他是老板，用不着给人家当小工儿了，可是说不定这回我得给他当小工儿。“一等人，是公仆，高高在上享清福；二等人，搞承包，吃喝嫖赌全报销……”白伟倒是还不至于，不过有些事到底难办啊。

“都在一块儿怎么也不方便。我一去上班人家街道就找来了，说拆迁公司违章堆料，怎么说都不听，让我跟着他们罚款



去。”刘一苇看着白月苦笑一笑，“你说这种事我怎么办?!”

“那你就跟他说说，别往那堆了不就行了?”

“要是真有地方他能往那儿放吗?肯定是不想再花钱租场地，就那么凑和了。”

白月想了想：

“要是以前的派出所长不管，那你也不管。”

刘一苇为难地笑了笑：

“我能和他比吗?人家是老婆要跟别人跑，整天想着回老家，我是下去锻炼的。干不好不就白干了吗?”

白月也有些犹豫，停了片刻才说：

“要是真违章了，那怎么办?”

“只能罚款。谁去都一样。”

“多吗?”

“还没去看呢。要真像街道说的堆了那么多，那可能就得好几千。”

“他要再租个地方呢?是不是也得几千?”

刘一苇想了一下：

“差不多。可能还不止。”

白月皱起眉头看了他一眼：

“那你想想办法吧。这不是你正管吗?”

“我能有什么办法?罚吧，都是白伟自己的钱，罚了准不高兴；不罚吧，人家知道了说我是拿管区的地皮帮着亲戚赚黑钱，我洗都洗不清。”

白月转过脸来，似嗔似笑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白伟算你什么亲戚?”

刘一苇被她一语噎住，愣了愣忽然又笑了出来：

“你说是我什么亲戚?”



“什么都不是。”

白月忽然又一点儿笑容都没有了。

“他要真是你什么亲戚，你能为了自己当官拿他垫背吗？”

刘一苇哭笑不得：

“你说你这叫什么话？我明天就跟局长说去，我换个地方锻炼。这回行了吧？”

“你就在那儿吧。你不来别人也得来，逮住这么个升官的机会还不罚得更狠？”

停了停，白月又放缓了口气：

“要不然你少罚他点儿行不行？”

“我还能想办法多罚他吗？”

刘一苇看看她，又拿起饮料来喝了一口。幸亏来了个报案的，要没有那个女孩儿的案件挡着，昨天他就叫小脚侦缉队拉到堆料现场去了。

不过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，明天去一样是为难。

饮料温吞吞的，好像越发不对味了。

刘一苇他们是上午9点到达现场的，和发案的时间正好相反。刘一苇算了算，晚了36个小时。

发案现场是一条原来胡同里的柏油路，现在两边的房屋大部分都拆掉了，但剩下不少残垣断壁。路的一侧有一棵直径差不多一米粗的老榆树，不光绿叶不多，连枯枝也不太多。据那个少女讲，第一个小子就是从这棵树后面跳出来的。

少女的名字有点儿特别：王中。听上去亦男亦女。或者说，不男不女。刘一苇刚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片警张扬就已经说了出来：“这个名字不好，男女不辨。”看来也是英雄所见略同了。

王中说，那时正好是晚上9点，路上有时候还有人。他们出



来之前也就是几分钟前的时候还有一个人骑自行车过去了。

“那么第一个小子是迎面出来的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王中说，“当时后面好像有人扔了块儿石头，我吓了一跳，就一边快走一边回过头去看，结果一下就让人从后面抱住了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从那棵树后面出来的呢？”

“没别的地方了。他还能藏在哪儿呢？”

原来是猜的。有的是地方可以藏。一开始总是有大量的漏洞和假像，就像生活中一样。这完全正常。如果没有倒让人怀疑是不是经过了什么伪装，而且伪装的太过分了。

“你踢了他一脚之后他倒下了吗？”

少女想了想：

“好像没有。他好像叫了一声，然后就疼得弯了腰，捂着肚子站在那儿了。我也没看清楚，踢了他一脚就赶快跑了。”

“那么第二个人出来的时候他干什么呢？”

“他……好像……”

少女皱起了眉头。

“他好像什么也没干，就那么站在那儿看着。对，”少女脸上露出肯定的神情，“他就是那么看着，好像还骂了一句什么。一边笑一边骂的。”

刘一苇一下抬起了眼睛：

“他没有再捂着肚子？”

“好像……没有。”

“也没有上来给那个同伙帮忙？”

少女肯定地摇摇头，脸红了一下：

“没有。要是他们俩一块儿上，我可能就跑不了了。”

肯定跑不了。就是这么一对一的打，能跑出来都应该说是